

忆皮皮

陈子善

只有懂猫，一个人才算得上是文明人。

——乔治·贝尔纳·肖尔

才会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？

皮皮所遭受的更大的磨难是在他十岁的时候。我们突然发现皮皮小解困难，常常蹲在猫砂盆里半天没有尿下来。马上带他去宠物医院。医生诊断尿道堵塞，经过一周的吊针，病情有所缓解，可是好了一周，病情再次复发，医生建议切除这段堵塞的输尿管，否则皮皮就无法渡过这一关。这是大手术。我问医生有多大把握？医生带我们参观了该院手术室，据说，手术台是当时上海进口的三台先进手术台之一，医生是兽医大学出身，对手术颇有信心，于是我们决定一试。那天，皮皮全身麻醉，手术时间很长，几个小时以后，他才被送出手术室，手术成功，皮皮得救了。然而，手术后的护理是件麻烦事，皮皮住院，仍需每天打吊针。整整十天，我们全家轮流值班陪伴。皮皮很生气，不明白我们为把他放在这么个吵吵闹闹的地方，可能以为我们不耍他了。他不吃不喝，每次我们送去他爱吃的食物，他都背对着，不理睬我们，对我们生闷气。终于皮皮熬到出院的那一天，我们都为此而高兴，皮皮赢得了新生命，皮皮又看到了他熟悉留恋的家了。这一次成功的手术，使皮皮的生命延长了整整六年多。为此，我们感激医生，特地送去了大锦旗：“治病救猫妙手回春”。

皮皮复原了，活泼的弟弟却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去。医生的解释是心脏病突发，我们伤心之余，将信将疑。弟弟有一个很坏的习惯，喜欢咬塑料袋，为此，我们已经藏好了家里所有的塑料袋，但难免会防不胜防，难道弟弟又吃了塑料袋？可是已无法求证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剩下皮皮和多多朝夕相处。多多真是一只好骗的猫，只用三块钱买来的鞋带就成了她的玩具，一根长长的鞋带可以引得她玩转上半天。多多好动，与人亲热，只要外面来人，她都会紧跟示好，这与生来怕生的皮皮形成鲜明的对照。他俩一静一动，却也和平共处，相得益彰。皮皮和多多各行其是，各不相扰，晨起匆匆打个照面而已。一日清晨，偶见两猫相吻，我及时拍下这张皮皮多多接吻照，着实得意了半天。

皮皮一直善解人意。磨爪，是猫的天性。我藏书颇多，寒舍四处都是书，就怕猫咪的爪子抓挠，如何是好，我就把已不用的旧书报堆积一处，反复耐心教导皮皮“只能抓这里”，而且，只要他来抓挠这堆旧书报，就及时表扬他。他竟然明白了，从此就在此处磨爪，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。

在饮食习惯上，皮皮和多多可算两个时代的猫。皮皮来时，猫粮显贵，多多来了，却已有众多有营养的猫粮

可供选择。所以皮皮喜食一些鱼虾鸡肉。每次家里买了鱼虾，皮皮灵敏的嗅觉就会发现，来到厨房缠绕不去。多多却从不过问，只吃猫粮。生的鱼虾皮皮不吃，而烧熟的鱼虾鸡肉他却拼命吃。所以每次吃饭时，只要一听到“吃饭了”的招呼，首先跑到饭桌前的总是皮皮。此时，需有人看着饭菜，他会乘没人之际，跳上饭桌。久而久之，皮皮不管有没有鱼虾，都会早早前来等候开饭，往往我们会给他添一张凳子，或者就坐在我身上，俨然一位正式的家庭成员。这样，饭桌前皮皮的照片也就居多了。

说到用餐，还必须提到皮皮的大度。弟弟还在时，皮皮让两个弟妹先吃，弟弟走后，皮皮就让多多先吃。有新品种的猫粮，只要多多吃得开心，他决不去去抢，而是耐心地守在旁边，等多多吃好了再去品尝；如他已在吃，多多见了上来想先吃为快，他也马上礼让。这些年里，皮皮和多多几乎没有发生过争执，一直相安无事。

每天晚饭后，皮皮和多多就呆在客厅里。猫咪晚上特别有精神，房中不开电灯，只见他们的双眼像两颗夜

明珠，炯炯发光。多多调皮，我工作完了或看电视剧消遣告一段落，招呼他俩进卧室睡觉，多多四处乱蹿，与你捉迷藏；皮皮就很老实，叫他名字，他就不再乱跑，让我抱起到卧室门口放下，自己走进去。他好像很享受这一过程，只要我在家，这成了我每晚必须做的功课，这些年里一直是这样。偶尔我赶写文章，到时忘了去抱他，待到想起开门要出去，他就站在门口等着，双眼直盯着你，仿佛在说：今晚你忘了，我自己来啦！

猫爱干净，吃喝拉撒都有规律，尤其大小解必须在猫砂盆里。皮皮每次解手完毕，就要欢叫，提醒你及时清理。去世前一天下午，他想从爱睡的窗台上下来，我推测他要小解，就把他抱到猫砂盆里，但他已不能站稳，小解全部洒在地板上，有点像人的小便失禁了。我看到这前所未有的情景，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马上对他说：皮皮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似乎听懂了，眼神无助地望着我，又好像在说：对不起啊，我已尽力！

2018年10月5日上午七时半左右，高龄十六年又七个月的皮皮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！往生之前，他拖着摇摇欲坠的瘦弱不堪的病躯，到一个一个房间去呆了一会儿，甚至爬上了我估计他不可能再爬上的小凳，似乎是在向他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熟悉的地方告别。

皮皮的离去，不能不使我们全家伤感，虽然他已经长寿。一只猫就是一个世界。乔治·贝尔纳·肖尔说：“只有懂猫，一个人才算得上是文明人。”(引自F.维杜著《猫的私人词典》)对于皮皮，我写下了这些，能说我已懂得皮皮了吗？很难说。但我们朝夕相处那么久，现在梦中还会与皮皮见面，多少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吧。我怀念皮皮。

图为作者和皮皮，最上面的猫是多多，更多猫图请见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笔会”微信公众号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工作于《大任》周刊，老总孙宝毅某日差我去访问大作家徐訏。他道：“天地线早搭通了，你见到徐先生要正经一点，千万不要贼头狗脑，他脾气古怪，小心弄僵！”因知徐訏不易约晤。孙老总是一番工夫，才获这个良机。

相约那天下午，我提早半小时到中环大会堂的嘉顿餐厅，以为准时，岂料，徐訏已在座，穿着棕色法兰绒上衣，配一条鹅黄长裤，里面格子咖啡绒衬衫，袋口插了深黄色领巾，配一对棕色皮鞋，派头一落。我走进去时，他正抽着烟斗，香烟袅袅。“徐教授！你好，我是《大任》沈西城。”送上名片，自我介绍后，往下说：“徐教授，你抽的可是三个B？烟丝嘛，应该是太子牌吧！”听得我这么一讲，徐訏杀气腾腾的脸上，露出诧异的神色：“喔！沈先生！你怎么知道是三个B？”标准的北京国语。我只好用蹩脚国语回答：“我爸爸也抽烟斗，每星期我都要帮他清理。”“沈先生，你是上海人吗？”大抵听出我的国语不灵光，带上海口音吧。我只好坦白承认。徐訏脸上掠过一丝喜悦：“那我们可以用上海话来谈了，我是宁波人，上海大。”本是作文学术访问的，因为钟情烟斗，接下来，起码有三十分钟，话题围绕在烟斗上。“我爸爸有五十多个烟斗，长的、短的、弯的、袖珍的，形形色色，不能尽录。”徐訏不示弱：“我有勿少烟斗，现在屋里厢里有二三十只，其他的都流落勒新加坡，唔么带过来……”扳起指头算：一二三四五：“统差有五六六十。”不过我顶喜欢三个B，登样灰格。”我对烟斗一知半解，仅凭从父亲那儿得来的微末知识，跟大师论谈烟斗，胆子忒大。“沈先生，你阿有吃过哦？”我承认曾经偷抽过。烟斗乃老爸恩物，旁人不能沾手。我趁伊上班，偷偷一试。不说不知道，每个烟斗摸上手都有不同的触觉，吸进口中的烟丝也会有不同味道。徐訏蛮高兴：“沈先生，你踏进门槛，许多老腔吃几十年烟，也弄勿懂格价价妙妙，依再吃落去要成精勒！”说罢格格大笑。原来徐訏笑起来是很和蔼可亲的，严霜消失了，冷漠没有了。一笑，距离拉近。“真勿巧，平常我身边总带着两只烟斗，今朝出门去忘脱一只，勿然，拨一只依你试试看。”我抱拳称谢。

由于嗜好相同，访问顺利，问得直接，答得坦率，徐訏对当年香港文坛的情况非常不满，在他眼中，香港好多所谓大作家，根本不入流。可又出乎人意料之外，他并不小看流行小说家，甚至说有些流行小说，尤其刊登于《星岛晚报》副刊上的很不错，如果能认真一点，眼界放远一些，会成为很好的文艺小说。他特别点名刘以鬯。我知道他们是知交，重庆时期，刘以鬯办怀正出版社，出版了不少徐訏的作品，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《黄浦江头的夜月》，后者我看过，乘兴回：“依欢喜去黄浦江？”他回答：“勒上海解豆芽价辰光，我邪气欢喜荡到黄浦江，一个人吹吹风、吃吃烟斗、想想物事，逍遥快乐哉！”刘以鬯一直视徐訏为半个老师，不止一趟对我说：“看五四文学，千万不要漏掉徐訏。”我有点不理解，刘以鬯往下说：“依我看，徐訏的小说不比鲁迅的差！”(林语堂也有同样的评语)哇！能跟鲁迅相比，那还了得？刘以鬯正脸色，要我去看《英法海映时代的萌宠》。一看，惊为天，全书弥漫着浪漫气氛，还蕴含着哲理。奇怪的是香港人不太知道他，徐訏给人小看了。刘以鬯惋惜地说：“也许是宁波人脾气硬，跟人难合吧！”于是，我想起孙老总的“他脾气古怪”。听说曾有人访问他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最后以问得太肤浅，拂袖不顾而去。能跟我聊了足足两个小时，西天

沈西城

出太阳，难乎其难。谈至半当完儿，发觉我还没叫东西，为我点了咖啡，伴以栗子蛋糕，谢谢依！我说六十年代中期，看过一部他的小说《盲恋》，给拍成电影，李丽华、罗维、陈厚主演。电影开头徐訏夫子自道，介绍这部小说。听得我如此说，哇一声，叫起来：“我是拨罗维价坏瘪三编，讲明拍照片，随便讲几句，原来是拍成电影，难看死勒！”我说不难看，你一摆出来就是作家范儿。他听了很开心：“价本小说其实是我顶好作品，不过写人性光怪不在于样貌美丑，还是有点意思！”说到杰作嘛，哪能漏掉《风萧萧》，四四年成都出版，反应奇佳，读者抢购，迅即登上畅销榜第一位，那一年也就成了“徐訏年”。五零年南下香港，兜兜转转都是住在九龙城，我问为啥？徐訏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依勿晓得，价面有上海霞飞路味道！”南来这么多年，眷恋依旧。这时天色渐渐冷起来，还洒下雨，要告别了，忽地唤住我：“沈先生，依刚刚录勒音，顶好录音带子交拨我，我叫圆圆写下来好哦？伊蛮巴结！”一壳冷水浇，这不是说我写得不好吗？徐先生既说出了口，何能推却？只好听命。后来才知道圆圆是他浸过大学的学生，徐訏只相信自家的学生。

再见徐訏，已在一年半后，出版社老板王冷支持他出版一本《七艺》月刊，翁灵文丈要我帮忙编辑，徐訏见到我，大声道：“沈先生，真高兴又看到你，价趟我有带一只烟斗，依要吃一只哦？”敬谢不敏，还是谈稿子吧，那还了得？刘以鬯正脸色，要我去看《英法海映时代的萌宠》。一看，惊为天，全书弥漫着浪漫气氛，还蕴含着哲理。奇怪的是香港人不太知道他，徐訏给人小看了。刘以鬯惋惜地说：“也许是宁波人脾气硬，跟人难合吧！”于是，我想起孙老总的“他脾气古怪”。听说曾有人访问他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最后以问得太肤浅，拂袖不顾而去。能跟我聊了足足两个小时，西天

不想睡。月光以东的水面上，还点缀着一艘单桅帆船和两艘双桅小帆船，来自英国、荷兰和德国。兴许是仲夏节里客船太多，码头内约略拥挤；兴许是更喜欢做孤家寡人，三条船选择在防波堤外停泊。岂料夜间风乍起，看得见船儿大幅度地摇摆，有一只后来干脆是倾斜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她一醒来便从二楼的窗口看防波堤外的船。天明而灰，海面上有薄雾的雾气弥散。水天一色，加之船边是往上的斜坡道，船儿好似粘在天上和冰上。她记得在山头看到过星星大颗大颗挂在眼前，星星闪烁，却好像一颗接一颗地掉落，且是接连不断的。就是那一带的星星那样的透明；明明飘着无边的雾，她却看到一幅晶莹的图，仿佛雾气和冷气合作，凝出了三条水晶的船儿。

还有一个七月初的艳阳天，一条长长的帆船由远而近，帆上飘着音乐，被船儿推开的水波漾着喜气——昂首闯进码头了。甲板上有十多个盛装的人们，几排木椅。三两个男女吹拉弹唱，被众人围在中心的，是着纯白婚纱的新娘和戴着青色的新郎。这群人上岸走向坡顶的圣雅各布老教堂。约半小时后，婚礼的队列迤迤回归码头，船儿欢声笑语地开过灯塔，转头朝西边的海上越开越快，乘风破浪地远去。文岛的夏天里，黑麦田间咕咕哒哒的马车上的人并不少见，用船儿接送新人入教堂，不得不说不别具一格，它离教堂坡的天和水那么近——这样的婚礼定是一个爱船人家才会执意拥有的。不消说，选择圣雅各布教堂，多半是因为：他们的根就在教堂坡。

2019年7月17日写于瑞典文岛

心灵的船，水晶的船

王晔

只要在教堂坡的码头上站上一刻钟，就一定能闻出来——海的味道。不是海腥味，而是码头上的人们带着的一副奇怪表情：似乎有藏不住的心满意足。

这些男人并不多言，只是含着满面的笑意，出神地看。他们没有盯着晃着长腿去洗海水浴的火辣女子，却都有一根内置雷达，自动去追踪码头的风吹草动。有船儿要离开了，有船儿要入港了！他们看船上的国旗、帆帆、桅杆，眼光把上下左右扫过，船的类型、年龄、结构、用途、抵达教堂坡前的航程，就给估摸得八九不离十了。若是问他们其中的一个，为何长时间不知疲倦地看这玩意儿，那人会咧开嘴，吐出一句短促的、干巴巴的字眼：“有趣！”表情却是一串诧异：“竟看不出码头上的一切多么有趣吗？”一心看船千万遍，眼前美人都不见。好在不少船儿有着女性的芳名，有时还真是船主的现任女友或妻子的。如此一来，女人也减轻了对船的嫉妒，稀里糊涂被那爱船的男人拖下海，做了航海的同伴和帮手。

在码头看热闹的男人中，有些有自己的船泊于港内，还有一些是岛上的定居者或夏季住客，多半和船、和航海有些渊源。船，是一个符号，一个传递了几代、如今被码头上的他们吸收了的符号。某一只船，或许和他们中某一位曾经拥有的船有同样的型号，那条相伴着沿海岸线一路往北的船，他和它一起在布胡斯海岸或奥斯陆峡湾的一个个礁岩边逡巡，如同国王和随从。每当看到船的形状，就像听见一道隐秘的召集令，讯息联通到他们的心脏，血液被活泼而有力地推送到身子，到脸颊——一定就是这样，他们才有泛红的脸上藏不住的笑。

其实，从她前往文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明白船对于文岛的重要。一条三层楼高的渡船，将摩登的人们接起。一旦上船，就只能听任窗外风吹浪打了。轮船在厄勒海峡行驶约半小时后，一片绿岛矗立在前。轮船降下活动甲板，把人们吞吐到岛上。此后，她便发现，船，船，到处是船。

船在沿路的花园房舍篱笆边的木邮箱上，在花园中站立的风向标上，在门框上方的木刻饰品上，在客厅墙面的门挂里，在蕾丝横窗帘下的玻璃吊挂上。窗台上撑满了帆的木质船模。宝贝孩子的照片旁，有一张同样被宝贝着的发黄照片——一艘双桅船。主人摆放当日信件的小碟是一只瓷船，就连餐巾纸也让主妇折成船型，摆在餐桌的盘子里。更别提沙滩前，那开阔海面上的大货船和大游轮，以及崖边树枝的缝隙间，那月牙般的孤独帆影了。

而在山坡上，中世纪建造的圣雅各布教堂里悬挂着也摆放着老式船模。墓园的一些墓碑上雕刻着船，墓碑名字上也会刻有“船主”这样的头衔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，如此郑重其事，不得不提，足见以此为荣光。

那样的人，有自己的大船，成立了公司，招收了雇工，专做运输木材等货物去德国和挪威等地的生意。船是定制，当时的价格足以买下很不错的楼房。文岛的船运兴起于岛上自产砖头的运送，运输名声日隆便不限于运送本土物资了。做船运的人家不算富裕，但生活殷实。贝雷特和她的姐姐虽是女孩，也都受到良好教育，成人后从事学校教师和公司行政工作，在她们这一代里，算得上时髦的新女性了。这一切或许也要归功于双桅纵帆船带来的物质保障和打开的眼界。教堂坡下的船主后代贝雷特，嘴上没有明说，心里有些瞧不上坡上的农庄主。她的父亲提倡孩子们走出去，从事和父辈不同的职业。农庄主更注重把土地代代相传。相比之下，船主不会太拘泥于财物，扬帆万里让他们赚钱，也多了些开阔的思路。只是，他们的孩子们出走万里，还是会回望，会归来，还是打心眼里喜欢船。

贝雷特父亲的双桅纵帆船有两个模型，是他自己做的。如今，一个收藏在码头的“海港博物馆”，一个立于“海鲜饭店”的窗台。左邻右舍的人路过它，就条件反射地指点：“瞧，贝雷特老爸的船。”碰上饭店歇业，也会有一两个男子扒着窗户，瞧那船模。贝雷特

反倒没有父亲的船模，有一张黑白的船照，挂在她书桌的上方。1964年，教堂坡的最后一艘大型运输双桅船退休，因为卡车运输成了时代的新宠了。

斯万夫妇喜欢邀请她去码头里斯万家的船上喝咖啡。起初，她觉得费事——在房里，院内摆两杯碟更不更易，何况她晕船。去过一次，立刻上了瘾。小游艇在水中轻摇，因是在码头内，晃动幅度微小，让她若有所悟：在摇篮中，就是如此吧。咖啡和点心的味道吸引天鹅前来，它们在船边划水，也像一艘艘小船。有那么一只天鹅不凑巧在船舷看到自己的影子，纠结难安。天鹅家庭的第二代，那六月里瞅着明明是毛茸茸的小娃娃的，七月初，已和父母的块头一般大了，还没褪去丑小鸭的灰色，是最丑的模样。

有一个仲夏夜，气温骤降，似有秋风萧瑟。码头里的桅杆一个紧挨一个地，下巴直打颤，咔嚓咔嚓，嘈杂而宁静。月亮在码头的东面挂起，水上投下一道光柱。这条月之路在冷风里散发出橘红的温柔光，引人走近、走近，仿佛踩着这条水道，引可以登月。码头内大大小小的游艇里，也点上了闪烁的蜡烛。船灯和满月对照，船中人的叙述声低低切切，依稀可闻。在文岛的夏夜里，即便是降了温、起了风，人，还是

